



張氏書齋
印



國風
印

沈捷即



沈捷即名 山東 縣以進士歷官楊武陵嗣昌蒙帝眷
知捷即座論兵最暇遂与東林諸公。互是非乃下國變後
捷即歸里乙酉六月各郡一時奮起持戈北向欲有所為已
而盡解散去捷即因故園益壘之敗稱安衆高聚其鄉人
及城戢數千人守之連連近數國相協應止戰課以食其糧
不一犯城郭新長令無如何善馳偷捷即前抗逆弗復問
其輸馬以贖可以美遷意有其馬園自不固捷即如如應
語多不素乃奉土檄精兵困之迄數月已而諸國散集指角
糧盡力竭捷即誓衆多死以此當命也當破捷即自焚死

家口四十餘人或盡嫗族過半殘
論曰嗟乎非東林亦有死國者也以其為楊國都所
傳聞者口為之吃事出洋置侯烈若曰寧為并荆鄉秦
庭一擊烈也

偶記
供

十三 知女保籍

女幼十三齡永平民夫其氏江南解籍錄歷山左每為向
馬所攫責縣官額償縣官責其屬里遞護設黑仗冊名及
界止前里續之初行之最嚴久知籍者少事息而冊名之
夫別營營不踐更則响馬走疎漫出蓋里有保籍故例也
時朝廷以遠胎急押解連書夜至十三女家索保已前
驅盡傍催不可得押解者曰吾無保不行之遲之罪汝家
當之十三女不得已出曰願男畏克父名應點押解者弱
之女作躍馬觀狀吾父老知何以名在保見响馬震廢
地耳我寧不若父且荒行不一保亦不知响馬至也于是

諸解亦同殆點非如楷行女兼善後未至界下初前驢遇
盜士騎至為散走時以稍多士騎須其伴至以歸不即去
女望見急卸男畏持彈前棄驢背跪士騎前作孩語乞憐
曰兒欲往外母家幸勿見害士騎酷欲鞫未嘗欲如且勿
易之曰若自行莫管閒事女揚鞭觀便反彈騎的其目諸
騎護目創物然沒又彈一騎目遂去聲請保連來共逐騎
索官賞蓋諸保及諸解匿不其遠聞聲亦勇以聲應士騎遂
擊以一鞫去十三女所保完也押官乃呼女好語慰之問
其年曰終十三

蔡俠女

蔡俠女淮南浦揮甲之幼女生美好未字人宣德中甲奉
命改諱時有商卒儒籍猶儒稱未生隨乘舟泊湖相忽一
妓船附泊乘船喧此款乘至二娘也妓令其僕移舟傍生數
日似欲眠生習商絕無造治意妓密覘生啓蒙言笑
悉以語挑生不顧但問生為其同行謀畫身其利害
所及生登岸赴行家止一僕在舟妓潛呼僕細問生平
籍及其居家狀并及氣度略畧無不備及僕告生生不
以為意妓乃勸優曲邀生飲并及僑客生不得已隨赴妓從便
中微送一語若但留和送君兵不費也僑客時以苦飲

月

案

與生同之。是以姑育。以酒解。而後宿。乃就榻。伎絕。無續。後及
見悲。生疑。後妓。汝落。風塵。便欲。脫良。不且。余嘗。妓。如。起。拜
去。地。索。生。誓。而。後。敢。言。生。曰。豈。若。有。不。平。於。中。乎。妓。曰。細。審
君。所。經。以。相。屬。遂。令。移。舟。在。空。處。枕。案。妾。非。娼。惟。安。蔡
指揮。女。也。父。以。公。籍。調。襄。陽。徵。初。家。行。江。中。賊。占。其。黨。擄
吾。父。母。家。眷。數。十。口。水。死。獨。留。妾。一。思。報。仇。忍。辱。為。其。妾。已
而。同。黨。忌。其。專。又。官。黨。復。盡。劫。去。賊。不。能。生。強。求。學。歌。吹
如。京。娼。君。能。自。執。於。官。得。雪。仇。而。死。君。之。惠。也。生。義。憤。去。天
明日。編。告。同。行。俟。其。優。至。妓。麾。衆。競。執。之。大。言。殺。指。揮。蔡
者。優。也。優。非。優。一。假。飾。其。盜。蔡。名。父。言。不。共。天。衆。地。群。指

優。首。犯。具。在。矣。女。口。作。庭。供。罪。莫。赦。優。知。不。免。投。不。死。衆
以。別。官。立。案。悉。按。同。黨。嘉。蔡。女。能。忍。死。報。父。仇。非。失。身。例。斷
歸。未。生。為。妾。優。所。有。賞。盡。予。之。

論曰。守身與報仇孰大。報仇必守身。有死耳。父恨九
原。朝。處。三。尺。一。死。不。足。塞。也。光。武。浼。事。更。始。為。其。所。封
蕭。王。北。擊。使。非。柳。蕩。泪。痕。不。免。失。節。借。以。失。其。志。權。而
不。違。乎。經。所。為。務。大。者。歟。

俠記

隣家女

隣家女者。隣之某之居。居左。不得其氏。氏以隣生有妻。酷
妬。而不欲居。姑名。為粧其婢。數如妻。却不令生近。接一語。
且日。答。詈。不。去。口。聞。於。隣。慘。隣。為。姑。嘗。私。以。告。人。隣。生。羞。
却。安。得。子。漫。戒。其。女。無。視。生。妻。女。徒。氣。持。理。口。不。答。而。憎。
生。妻。絕。自。後。媒。者。一。再。議。女。婚。如。必。不。可。鄰。姑。不。能。強。時。
生。妻。借。端。驚。其。婢。之。為。妾。蓋。無。以。塞。責。囑。媒。更。為。生。治。妻。
媒。無。意。受。罵。向。隣。初。姑。述。生。妻。為。笑。柄。曰。不。同。矣。而。孕。古。
無。之。矣。女。竊。聞。之。密。告。媒。吾。願。為。妻。願。為。隣。姑。妻。吾。等。
鄰。矣。媒。以。決。於。露。為。姑。為。姑。愛。女。甚。大。惱。不。可。若。不。問。管。管。

責求遠之。不而欲身承之。且懲此。委市人吾願也。母自求福。
女毅心身承之。勿他字。他字死耳。為免又以愛女甚。聽之。
至生家事。生妻恭。目不視生。正色而語。生不私授受。生嘗
勸妻惠生。亦以隣女無情。蓋一姑。致不樂也。初生妻聞
隣女之願。為生妾。益恨。更治大杖。較前楚婢者。翁等倚座
側。而須先之以志。不意隣女柔順。不介意。習半載。而反暱
隣女如兒。會歲除浴。妻見隣女。腰垂鐵釵。短棍長三尺許。
問何為。曰。懲汝。如妻怒。放言。女負力。閉妻浴室。而提之。
百因數之。曰。汝絕夫嗣。毒諸婢。天所不容。遣我治汝。能
與我力。則唯汝。智聞唯汝。不過以死恐人。即死。我從死。

汝不然。汝如其為妻。我亦如其為妻。我有子。汝子也。妻哀
告。請惟命。隣女仍恭事如初。可知。隣女初欲妻生。已辨得
此。尊恃極而歸。生自是連舉數子。

禽蟲

龍

計巡檢洪武中居一山。號計家砦。路一巨壑。持歸鷄伏之。百
日。產一物。類蛇。四足。色蒼。鱗甲備。長尺許。昂首蜿蜒行。家
人以米汁飲之。漸大。好飲生血。名曰小龍。鮮人意。所呼出
入必隨。已置廨後池中。日飲之血。命無入室。歲久。長身盈
丈。後官巡檢者。其子婦衣紅裙臨池。被嚙死。追恨計。乃置
血。誘小龍。投刃斬之。斬尾尺。數年後有蒼龍自池起。騰空去。
永明桂主。即次雲南。升座。城外昆明池中有龍。晨朝者三。
主拱手謝。乃不日朝。

虹蜺

成化中天青溪姚福者嘗行隴見二蟲鱗甲如蛇。腹如鱉。四足並行。昂首張口。氣出樹頂。一紅一綠。漸成虹。巨空復循樹下入土。有頃虹滅。或云虹蜺。蜺字皆從虫。天冬蟄。但虹蜺多見。而此虫不多見。

雷公

太祖驚雷震行赦。遂与廷臣論雷謂鑿有所見。其形如猿。尖嘴。肉翅。廷臣所云陽氣之激。上不謂尽然。按雷公者。生土穴中。深山人或掘得之。本草称震肉。且日無毒。止凡夜驚。然則帝所作光忽其擾

蜃

蜃字從虫。亦属龍幻。正德中餘姚燭溪湖童魯潘氏。夜半風雨大作。夫呼婦。啓窓視之。見有物閃爍。出窓飛去。婦手似有擦過。及曉床後地穿一穴。廣六七尺。深如之。門外數里。橋梁屋宇。崩圯無數。方知其為蜃也。

嘉靖中杭胡獸醫家有蜃破椽而出。壞四十五家。蜃過西湖。宝叔塔鉄頂墮下。接待寺新建千佛閣帶起。擲地者三。

麒麟

永樂中榜葛刺國麻林國並貢麒麟。後成化中沅江縣及泗州田家。生麒麟。皆不知而誤殺之。弘治中蒲圻鄧榮

家牛亦生麒麟不食死嘉靖初舞陽縣生一麒麟雙角馬蹄口吐火焰其声如雷里人恠而繫死按麟為牝麟為牡麟身牛尾黃色圓蹄一角王者至仁則出名仁獸高丈二尺金獸之瑞又曰百朽之獸陽之精也一角明海內共一王也

獅吼

成化十七年西域撒馬兒罕進二獅子尚書周洪禎等諫勿迎獅大抵黃色如金毛狗而尾長有威夷人以鐵索二自維時鎖之載以鐵籠伴者與之習狎戲舞但不令見犬馬見則發威大孔一息不在屋皆震日飼犬馬肉數十

斤伴送夷人五六十人鉄籠須百人

嘉靖中內地犬生二子一獅一虺按天有四星蒼龍白虎朱雀玄武降而在地龍虎烏龜名曰四獸而体用不同麟鳳龜龍禮謂之四灵明朝獨謂麒麟獅子福祿五虎為四祥翰林許彬曾進四祥詩

嘉靖戊戌西番貢獅子番人同宿木籠中欲其馴也啟處不相離獸眼變威作不可當矣凡虎遇毛物必舌舐去其毛乃食獅独吹气毛自落虎豹亦畏之因畜二吼相制吼形類兔兩耳尖長僅尺餘獅作威時牽吼在前畏伏不敢動蓋吼溺着獅必腐死又畏雄鴻引吭高鳴吼便惛服

白雀

嘉靖中外國貢白雀。羣臣表賀。以為前星之應。志曰赤雀不見。則國無賢。白雀不降。則國無嗣。

象

嘉靖中京師象房。母象病且死。願其子泣不止。及死。子騰躍。腸裂。從母象死。

崇禎甲申正月之變。自望後。象房掌象。見群象或悲鳴。或竟不食。伏不起。初以為病。密伺之。有老象淚下如注。至有相向而泣者。

永曆中李定。三月。津一象。四象。奴隨之。象封將軍。樂

听呼。積功亦。五。封。女。示。才。大。封。坐。項。者。以。足。撲。其。耳。使。左

右。後。坐。者。以。推。策。其。尾。使。前。而。中。立。披。甲。二。二。背。鏢。鏹。數

百。竿。蕞。無。失。敵。馬。見。象。先。走。象。或。被。箭。及。礮。還。必。跪。見。帥。必

重。勞。苦。之。錄。其。能。然。後。謝。而。起。割。肉。剔。其。彈。與。鏃。創。頰。吏。合

特。軍。中。練。象。十。三。為。先。鋒。各。隨。以。砲。手。二。百。人。為。助。內。有

名。過。江。龍。者。最。勇。每。臨。陣。必。代。奴。索。醉。以。鼻。受。酒。賞。仰。與

奴。乃。疾。驅。偶。路。傍。榕。樹。大。數。十。圍。定。國。以。激。象。將。軍。拔。此

賞。頭。功。象。以。身。排。樹。三。折。以。牙。築。地。三。坑。側。身。攻。之。樹。立

起。時。粵。東。有。天。常。寨。一。李。生。主。之。定。國。攻。之。不。破。已。立。鳩

衆。開。壁。入。定。國。李。生。猶。傲。不。服。象。以。鼻。捲。李。生。拋。半。空。擲

地。復以足蹋之立糜。是日定國敗績。十三象。晨不受賞。象被驅。一象不食。悲鳴死。

龜

嘉靖四十一年。陝西散官王金表進五色龜。云得之終南山。告廟。錫金以官。按龜人掌六龜。天龜曰靈。屬地。龜曰澤。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或。云千歲則五色異色。如玉額。上兩骨起如角。則解人言。爾雅載十名龜。惟神龜最靈。又記有八龜之說。民間得龜七八寸者。便可寶。余十餘歲時。東山故宅水出。龜可尺二三寸。又乃縱之。深處。須臾不細眼如菜豆大。光滑甚。此後不

復見。又廣東大鼻馬。身一。肩。胸。甲。兩。截。能。開。闔。
馬

洪武中神駿有飛越峯及青驄赤驃四年夏明昇獻良馬十其白者得之貴州赤龍坑。長丈有一尺。頭高九尺。足高七尺。振鬣一鳴。萬馬辟易。上親撰祝策。祀馬祖。勅典牧副使高敬囊沙四百斤。馴之。八月行夕月禮于清涼山。乘之而出。命御用監直長馬駿臣繪圖。什藏內府。靖難中八駿第一曰龍馬。原青州諸成縣民崔友諒家畜。北馬。谷於清水潭。有龍乘之。生駒。色青蒼而麟臆肉。愛龍文褊。休進上。文武表賀。此馬中箭。鄭村壩都指揮丑。板

箭。次赤兔。中箭。白溝河都指揮。亞失鐵木兒拔箭。烏兔。中箭。東昌都督。童俊拔箭。飛兔。中箭。夾河都指揮。貓兒拔箭。飛黃。中箭。藁城都督。麻子帖木兒拔箭。銀褐。中箭。宿州都督。亦賴冷。蠻拔箭。囊駟。中箭。小可安順。戾脫火赤拔箭。黃馬。中箭。靈壁。指揮。鷄兒拔箭。

宣德九年。其肅獻名馬七。為玉麟。飛白。玉駒。碧玉。橋。照夜。碧。銀河。練。理池。駿。飛雲。白。

狐

元大都寓有范益者。精醫。至正中。太祖蒞跡濠梁。吳忽老。姬來益。因求視其女病。益往診。女驚曰。此非人脈。速明示。

我。姬受女。具以寔告。我而山老狐也。幸一劑愈。我所息。益。付藥。誠曰。此帝都速去。毋為諸神所察。姬曰。真天子在濠。諸神往。危。駕。勤。故得伺間至此。蓋其女魅人而生者也。非。狐也。

白秀者。太監候玉寵姬。嘗出以贈田藝衡。田携廣南。久之。秀為狐所魅。藝衡嘗曉起。見有狐。公黑色。變異不常。亦不至大害。小僮代秀處察之。狐自窓撈入。不得秀。迺去。旋以秀配奴俊。復不免。携秀嫁徽商。不知所終。

成化中有妖狐。幻為美人。來感臨江富人陳崇古。古之主。曠甲。妖不肯言姓名。曲醉之間。聞汝跡露。何以防身。妖曰。吾

睡則統身有光。或猝觸吾光，便覺速走去。獨徐吸吾光，光盡吾死而吸光者壽也。主櫃則伺其睡熱，見有光，口承之。妖倦不能適，竟死。主櫃者壽九十有餘。

蛇

永樂中山西軍士私採石青于沙淨州，舊壙所得不多。忽見青蛇，逐三百餘步，入穴，掘得頗多，色更明淨。以聞鄧都熊存，言其家園有巨蛇，數丈，逐取其尾，零錢千文，因發其穴，不見蛇，得錢一缸，數十萬。始疑錢為蛇所化，或曰蛇以導藏云。

犬

嘉靖四十四年，民家有狗，名寶，狗有宝，則羸瘦，毛落，不勝其

熱，屢入水自濡。宝生腹中，如白石三塊，外有紋，同蛇，破之可千葉。

沈啓南弟繼南子惟明，葬父四里之外。犬曾隨送，已而犬不同，夜晚越三四渡，走葬所，伴死者晨則至家，如是累年，暑雨不輒。此犬王麟洲常見之，作異犬傳。初繼南善養，此犬嘗隨至太倉，偶登岸而舟蕪，及抵家，犬在蓋，跋涉水陸八十里，不忘也。

松江沈恒吉家，養金絲犬，長不過尺許，馴甚。三載恒吉病，犬即不食，數日恒吉死，犬號竟，如日夜臨柩，下將葬，觸地而死。

正德間蘇閭門外諸賈例宿犬門內犬率夜警而晝馴獨一賈有犬見客晝至必吠叱之則嚙犬不馴適一客被嚙聲責賈者賈者曰行當烹之矣客夜歸夢老叟語客吾有白金一罐死時不及語吾子此一生所積恐失之一念不化彼有母犬方產吾便附覓小犬究不能語吾子也為守藏至今聞烹我幸為我一言客警晨至賈者則犬已孰烹不及語啓地果得一罐之所貯果如數賈者心動而醜父犬為微葬犬而祭之

甫里凌糧長家畜一白犬甚馴而警門戶力數年矣忽一日有佃負租數斛償奮欠願以餘米買此犬凌不許佃曰

前晚夢死父語佃吾生負凌租數斛轉生其家効力汝百計償之贖吾歸凌氏猶不信犬已躍入米舟躡不肯起凌嘆異却其值歸犬

萬曆庚申余邑尖山董氏有婦暑月單衣紡其家犬素馴忽一日自外突奔老婦啣其胸脫一齒以行老婦仆地不起家之人猝救老婦不暇擊犬且畏犬伺之則犬走立河沿久之作異聲似有悔恨之狀旋投河死

崑山民家子朱聚為妖所魅初不告人病劇父詢得其寔令密藏剪至則剪其衣子如命剪得白毛一莖晨見隣家一牝白犬缺毛如剪共擊死子病漸愈

天啓甲子余姓有人死謂祭煞之說可已命無煞移日祭神附其家之人為不祥之語恨為補祭巫者聲所傳諸說伏劍空擊其家一犬遂巡來北而伏地如就訊狀且作哀鳴方巫者口作勅字犬立刻驚躑地死身肉俱黑色附為不祥語者醒如故。

余諸父家一老犬不知其幾年矣每矢必渡河弗溷庭除河有梁不從梁日一渡河雖冬日亦然偶客至主人為語此犬渡河狀犬適過前似解人語便指曰此是也老不能守夜且將憐憐之矣此戲言也犬聞之徘徊泣下旋主人之側者三伏地死。

甲申金陵尚未聞北變三月之望群見鼓樓之上有似犬者騎危而號聲極慘痛居民異之樓最高安得直上共持槩恐之為聲逐似犬者左右閃爍必不去聲恐者倦且散走倏忽無所見。

驢

余外家畜一婢年可十四五半身驢毛盤繞面點一黑痣如小指甲大痣中亦有叢毛臂踵皆然常夢中作驢鳴日操作如常一晚卧爨下不起此天啓中事。

牛豕

天啓中雲棲放生處有一牛後右趾絕似人指又見有豕

而人指者。

蜘蛛

太祖初建太學，有蜘蛛布網屋角，怒叱之去。後世蜘蛛遂絕。諸堂明淨如洗。

吳人陳恂六，見屋角大蜘蛛結大網，旋又有小蜘蛛，因其傍之網，結小網。已稚子頑，破大網，大蜘蛛收絲另結，獨遠。巡由此網，絲不收，以便小蜘蛛。頗解以大字小之義。

蜈蚣

劉仕義夜嘗過後室，見木梨字板二片，合置案上，縫射碧光寸許，揭觀之，如螢火零落。移勘燈下，則無有。其家人云：

此蜈蚣光也。暑夜納涼，牆壁有光，二三寸，移上下的，則蜈蚣過處，唾氣使然。按蜈蚣多名，曰螂蛆，曰蒺藜，曰百足。曰馬蛭，曰蛆蝶，曰馬陸，曰商距，初無此一種。

鴨

弘治中，吳人夏傑訪戚于尹山，夾浦橋見水中一物，似鴨鳴，頗異。戲逐之，鴨上岸，忽作一磚，諦視自以為目眩。棄磚行，磚復為鴨，鳴如故，即之不見。

天啓甲子，余邑西路邊海沈氏客夜至，無以飯客，遂從棲。執一鴨出，方搗翼，鴨脫去，徧覓不可得。勉上草具，客飯已。夜語久，客起欲就卧，則此鴨向客盤伏，跨下也。鴨猶哀鳴。

隨客履。主人感鴨。能從客乞。終身不俎鴨。

燕

嘉靖中陳郁子堂中有燕巢梁。忽被人毀。則雌者外急下。笑忽有隣房燕來。助此燕。群砌泥如織。不日巢成。明日外下。群燕歸故梁。亦自有育其子如故。

燕思故巢。亦間營新室。雀以弱草為巢。不慣泥壘。亦從不敢近人。或亭中小樹安居。入堂中。嘗警去。弘光乙酉春。江南之家。燕巢室。育子未成。雀必薦入。燕不敢爭。雀投其子于地。而自有育其子安之。若故人啓處。其下不驚。去其在江南皆然。

魚

相城劉浩。晝夢一黑衣人前立。白衣數人隨之。拜訴吾輩。君近地。將百年。為君家所窘。幸寬之。是夕家奴獻黑魚。重數十斤。又白魚數尾。差小。曰。昨網得之。不敢私庵。浩以夢故。縱之。大洋。

南京教坊一妓。以舊好。視商楊州。商厚貲送之。舟子艷其貲。行至大江。夜劫之。投妓水。妓落水。面似有承之行者。日甫出。傍一村港。妓大呼。村人群扶之起。則所承者乃一大魚也。以聞官。搜得紅羅鞋。及綉玉腰。坐舟子以法。

驚

嘉靖初太倉州民見三足鱉。其值以歸。使妻烹之。妻疑其
不食。出就門坐。其夫必食。久之妻入見。座間衣裳。冠履委
地。且蒙鬚髮。但失夫。如脫形者。歸露里人疑妻死。其夫託
之鱉。聞官。立限令漁者再取前三足鱉。否不赦。按爾雅
稱三足鱉。為能陽羨居山。有地產此。又山海經曰。從山多
三足鱉。然未易見。亦不聞食之人化。漁乃偏致。諸漁連網
得肉塊。二畧似人形。眼鼻具。無手足。不知何物。惧棄水。最
後果又得三足鱉。官以食罪人。罪人立化。而婦脫。

蚌

吳中陳湖者。水自戒壇湖北來。至韓永熙墓。淮為巨潭。深

不可測。中有老蚌一。其大如舟。偶張口。灘畔浣衣婦。臨灘
疑沉。舟足觸之。蚌噴冷氣。如冰。澆婦面。相傳有龍。下取其
珠。蚌與持。彌日。風濤洶湧。龍揭蚌。至半空。後復墮。究不能
勝而去。景泰七年。蚌入太湖。冬湖水晝合。蚌自湖南出。冰
為之破碎。擁旁如積雪。自不至原潭。

胡蜂

嘉靖中張用良者。生惡胡蜂。螫見必殺之。偶胡蜂入蛛網。
騰躑不能脫。另一蜂至。憐其同類。螫蛛。以避。簷下蜂數。唧
唧。水漬網。前蜂脫。並飛去。

蟹

沈宗正者，設竹塹取蟹，以有蟹無一足，不記二蟬昇之而行。宗正感其同類相扶之義，終身不食蟹。

鼠

崇禎十六年，豫中梁古則病卧榻，側有小穴，出一鼠，兩足走如人，緩急有節，古則異之，靜伺。俄穴中數鼠出，皆人行，初作恭，左讓，揖，群揖，或抱足相偎，或前足相肩，並盤旋，有身相撞而作戲，百態俱備，但不得聲音。日或三四出，人至匿去，古則病愈不復出。

練川鼠最巨，崇禎十六年五月大雨，鼠忽變為鱉，變未盡，足與尾俱存。

均州東門外一村，數里內不能畜一鷄，固籠，破不免也。鄉之人合踪跡之，得近山一石罅，深望有光，兩射若鏡，呼獵戶持刀伏入，捕得巨鼠，大似大若鏡者，其双目也，形與常鼠無二，重數十斤，既死者，貓遇之，大號疾走去。

杭州草橋門一婦人畜鷄，育雛十五，一日失其半，伺之見巨鼠，日中出，啣一雛，婦人怒，以物擲之，鼠輒啣，婦人手不釋，婦人痛暈地，口作鬼言，吾故所有，汝竊以飯人，是飯吾有也，而汝得為人，我去為鼠，我故食汝所有，以收前汝負，汝尚擊我，不甘心，會家之人，斃將鼠死，婦人甦，慎前果製小木棺，殮鼠，設祭，以僧誦懺。

鴛鴦

高郵漁者得二鴛鴦失一。一遠。無不去。漁不介意。烹所獲之。一旦熟。方揭釜。逸舟之一。飛入。投湯死。淮陰有屠牛家。其犢疾。啣刀逸去。有僧鬻而生之。

螞蟻火鷄

乙酉賀蘭國進貢南京螞蟻一重四十斤。又火鷄一重五十斤。鷄冠若荔尾如胡羊。毛如猿。色鴨綠。日食火炭。或活火焰。焚時。啖之。再四。乃能。捷鳴。声裂衣帛。無火食。則飢而瘠。欲死。

白鸚鵡五色鸚鵡秦吉了倒掛

飛鳥各有土著。水族亦然。差百里彼此不互活。五嶺之外。閩廣黔滇所產尤異。若白鸚鵡。五色鸚鵡。秦吉了。倒掛。皆自外洋。航海至。不產中國。

石鱗雌雄石寄生螭房

石鱗本活鱗。而化為石。螭足背面如故。質最堅。生于崖州之榆林港。內半里許。土極膩。最寒。蟹偶入。則不能運動。片時成石矣。或云。置几案。可以明目。相思石。名為石。而似有知本一物。生瓊海中。如螺狀。螺中有寔如石。莖子大。救藏之。百年不壞。又名雌雄石。列雌雄于盆。距一二寸許。以醋濕之。兩石相約。一移三四。加酢。亭以米。餘心石。一再移。鱗。

合不解寄生借殼不若蠟以爲載松以行以味似蝦非寄則
不可生又礪房雖介屬所以生摘殼肉親石不可下必刀
削之存肉連石復生似蠟與石爲一體此皆不可解者

草木

文淵閣芍藥

宣廟幸文淵閣命閣者築石臺植紅芍藥一本景泰初增
植二本一白一深紅後李學士賢署以美名曰醉仙顏玉
帶白官錦紅與同官賦詩曰玉堂賞花集

交梨火枣

海鹽祝主事家有牧羊廝年十餘歲偶歸晚庖窮不與飯
廝去泣于道適一道士問廝知其故出一黑丸如龍眼大
使吞之遂不飢五六日不詳飽主人疑其竊自飽責之
廝吐寔主人使他見伴廝故其適道復來叱廝曰胡為

漏吾言。以一手支其頤。一手負其頂。出持去。見平
道士。苗見主人。且問此。七何物。道士曰。豈不聞所謂交梨
火枣乎。主人聞疾。至道人。雙足陷地。蓋下止。露其首。已絕
不見。厨復飢。就食。

返魂香木

永樂中。太倉劉家河。天妃宮。行童取鶴巢。二卵入煮熟。且
啖之。主僧覺。令行童速持還。鶴即不活。免老鶴悲鳴。乃未幾
卵成。二雛飛去。僧異之。命行童躡視。見一木尺許。香氣噴
人。紋五色。取供佛前。不知何物也。已入貢倭。從河口登岸。
入宮拈香。問僧買之。僧託言。三宝太監所供佛。欲藉以興

大士閣者。倭出五百金。持之去。不言故。後倭復來。問初
僧已故。苗金作享。其徒問前所取木何物。倭曰。此返魂香
也。出聚窟洲。熱之可活人。

蕉

吳學生馮漢。字天章。住閩門。夏暑夜浴罷。坐書齋。月出。忽
有人。立窗外。影似婦人。漢叱之。汝何人。有女子。佻入戶。歛
衽拜。日見。蕉氏如也。肌膚鮮潔。舉止輕逸。漢以內度無因
至。定為魘魅。前持其袂。欲聲責之。女迫絕。袂去。呼童。灯視之。
所絕蕉葉一片也。漢憶少年。曾讀書隣僧。卷手植善本。
歷久最盛。蓋有神。魅僧。故。念。舊。來。視。漢。今

僧斧伐之。根株有血，長不復生。

木妖

嘉靖中餘杭徐第之斫樹之腹有石衛玉通所五字。恠之以為佛供。或曰此偽為也。田藝蘅考古木理之有字者凡六。一南唐天曆間平江木中有天下太平之主六字。齊永明中秣陵安明寺木中有法大德三字。宋太平興國元年瑞安木中有天下太平四字。熙寧中惠州木中有王帝萬天下太平七字。政和中武義木中有萬宋年歲四字。治平中杭州南新街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如顏真卿筆法。然則六皆偽為乎。是曰木妖。亦曰文妖。

芝

嘉靖中陝西進貢五色芝。于是遣御史巡行天下採芝以充丹料。而偽者至。芝青曰龍芝。赤曰丹芝。黃曰金芝。白曰玉芝。黑曰玄芝。五色之外。有紫者曰木芝。其狀有雲氣及禽獸之形云。

竹

竹寔白。故名練寔。嘉靖二十年昌化縣偏山竹皆成穠實。春碎若米。而紫黑色。炊之可食。相傳為荒年之兆。所稱通神明。輕身益氣。為鳶鳳所食。非此。浙陽山竹寔大如鷄子。味甘過密。生深山中。而味戶。此亦可類為鳳。

樟榕

福建布政司堂後。額云古對以。及有榕樟二樹。相膠結而
成最大。故以傳。江西都使樟廕庭空數。江右乃以豫章得
名。又衢州之北門江沙上。有大樟廕數十畝。相傳太祖伏
兵萬人其下。以禦周士誠。

韓樹

潮州有韓樹。無韓也。橡樹耳。自唐文公貶此。手植此橡。
久而韓之志。名忘也。山曰韓山。溪曰韓溪。橋曰韓橋。韓樹
不易花。宋不諸。不。義於此。樹為一花。凡文章。去。顯。著。亦
為之花。或半樹。同。友。一。枝。開。則。一。品。判。之。矣。花。似。桂。而。香。

檄蘭。乙酉丙戌。西。高。大。花。云。

國子監藏書



